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周作人自编文集

| 瓜豆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瓜豆集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瓜豆集/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89-9

I. 瓜...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80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瓜豆集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89-9/I·640
定 价	10.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瓜豆集》

止庵

《瓜豆集》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题记》之外三十三篇本文，作于一九三六年五至十二月，基本上是《风雨谈》之后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起，作者在《宇宙风》上发表总题为“风雨后谈”的连续文章，即《瓜豆集》中所收之一部也。

若论文章写法，《瓜豆集》与此前之《夜读抄》等数种或无太大差别，但是内容上有些新的成分。正如《题记》所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eikonoklasma)与中庸(sophrosune)夹在一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使我们想起他讲的“两个鬼”即“绅士鬼”和“流氓鬼”来。写《雨天的书》时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其间有改变之处，也有不曾改变之处。以后作《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似乎是

对这里所说的解释：“……他（焘斋，即钱玄同）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谈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这里特别强调的“意见”，即是“圣像破坏”；而“文抄公”的写法则与“中庸”正相一致。

集中几篇谈论妇女问题文章，颇可体现周氏“圣象破坏”的“意见”。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此前在《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谈虎集》等书中多有论述，此期所作，如《刘香女》及《秉烛谈·双节堂庸训》等，写得更其深刻沉重。周氏有关思想，涉及两个方面，即性心理学和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妇女问题，而前者又做成后者的基础，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也希望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由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苦口甘口·我的杂学》）但是周氏从性心理学所得，却不限于对妇女问题的意见，可以说他全部道德观都是由此产生，所以实在是其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这

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基于性心理学，正当地看待两性关系（即所谓“净观”），进而正当地看待人，正当地看待女人，在他看来这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野蛮，不道德，无论打着“猥亵”或“严正”的名义。而且认识如此，行为也当如此。《题记》说：“我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都是针对假道学说的。这里他受到霭理斯很大影响，而后也从中国古代找到不少同调（如李贽、俞正燮等），其对性心理学和妇女问题的看法，即可用两句老话来形容，一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是“嘉孺子而哀妇人”。然而他的思想与道学家的正统观念是根本对立的，所谓“反礼教”，所谓“圣像破坏”，重点即在于此。周氏由性心理学建立的道德观涵盖男女两性，但是女性没有社会保障，多处受害者地位，所以尤其关注这一方面，而对女性之不幸遭遇，无论是经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特别予以同情。他对不把女人当人看的旧道德意识，攻击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前后始终如一。中期以后，已基本不谈社会问题，涉及妇女却往往例外，集中《刘香女》、《尾久事件》和《鬼怒川事件》，都是“时文”。然而妇女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便须在社会范围内加以解决，所以他的结论是：“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知堂文集·序》）

此次据宇宙风社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四页，正文三百零二页。原目次中“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与“常谈丛录之二”均只写作“其二”。



目 录

题记	(1)
关于雷公	(5)
谈鬼论	(13)
家之上下四旁	(21)
刘香女	(29)
尾久事件	(36)
鬼怒川事件	(43)
谈日本文化书	(49)
谈日本文化书 (其二)	(55)
怀东京	(60)
东京的书店	(70)
北平的好坏	(76)
希腊人的好学	(82)
谈七月在野	(87)

常言道	(94)
常谈丛录	(101)
常谈丛录之二	(107)
藤花亭镜谱	(112)
关于试帖	(119)
关于尺牍	(125)
关于童二树	(134)
关于邵无恙	(142)
关于鲁迅	(149)
关于鲁迅书后	(159)
关于鲁迅之二	(161)
自己的文章	(170)
结缘豆	(174)
谈养鸟	(178)
论万民伞	(182)
再论万民伞	(185)
再谈油炸鬼	(188)
老人的胡闹	(192)
关于贞女	(196)
关于谑庵悔谑	(199)
附	
叙谑庵悔谑抄	(203)
悔谑	(204)



题 记

“写《风雨谈》忽忽已五个月，这小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并不很多，却想作一小结束，所以从《关于雷公》起就改了一个新名目。本来可以称作《雷雨谈》，但是气势未免来得太猛烈一点儿，恐怕不妥当，而且我对于中国的雷公爷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感，不想去惹动他。还是仍旧名吧，单加上后谈字样。案《风雨》诗本有三章，那么这回算是潇潇的时候也罢，不过我所喜欢的还是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三章，应该分配给《风雨三谈》去，这总须到了明年始能写也。”

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写，算作《风雨后谈》的小引，到了现在掐指一算，半个年头又已匆匆的过去了。这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大小总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闲暇，把他整理一下，编成小册，定名曰《瓜豆集》，后谈的名字仍保存着另有用处。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或曰，因为喜讲运命，所以这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吧。或曰，因为爱谈鬼，所以用王渔洋的诗，豆棚瓜架雨如丝。或曰，鲍照《芜城赋》云，“竟瓜剖而豆分”，此盖伤时也。典故虽然都不差，实在却是一样不对。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吾乡茹三樵著《越言释》卷上有《杜园》一条云：

“杜园者兔园也，兔亦作菟，而菟故为徒音，又讹而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蔬之属，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园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至于文字无出处者则又以杜园为訾訾，亦或简其词曰杜撰。昔盛文肃在馆阁时，有问制词谁撰者，文肃拱而对曰，度撰。众皆哄堂，乃知其戏，事见宋人小说。虽不必然，亦可见此语由来已久，其谓杜撰语始于杜默者非。”土膏露气真味尚存，这未免评语太好一点了，但不妨拿来当作理想，所谓取法乎上也。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这并不是缺点，唯人云亦云的说市话乃是市儿所有事耳。《五代史》云：

“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换一句话说，即是乡间塾师教材童用的书，大约是《千字文》《三字经》之类，书虽浅薄却大有势力，不佞岂敢望哉。总之茹君所说的话都是很好的，借来题在我这小册子的卷头，实在再也好不过，就只怕太好而已。

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eikonoclasma）与中庸（sophrosune），夹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

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好像“狂言”里的某一脚色所说，生怕不谈就有点违犯了公式。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或者怀疑我骂韩愈是考古，说鬼是消闲，这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但不瞒老兄说，这实在只是一点师爷笔法绅士态度，原来是与对了和尚骂秃驴没有多大的不同，盖我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昔者党进不许说书人在他面前讲韩信，不失为聪明人，他未必真怕说书人到韩信跟前讲他，实在是怕说的韩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八股与旧戏，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势力，若或闻不佞谩骂以为专与《能与集》及小丑的白鼻子为仇，则其智力又未免出党太尉下矣。

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在庄子看来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觉得够好了，先从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觉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决心不谈，这样就除去了好些绊脚的荆棘，让我可以自由的行动，只挑选一二稍为知道的东西来谈谈。其实我所知的有什么呢，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比较起来对于某种事物特别有兴趣，特别想要多知道一点，这就不妨权归入可以谈谈的方面，虽然所知有限，总略胜于以不知为知耳。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惟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我尝自己发笑，难道真是从“妖精打架”会悟了道么？道未必悟，

却总帮助了我去了解好许多问题与事情。从这边看过去，神圣的东西难免失了他们的光辉，自然有圣像破坏之嫌，但同时又是赞美中庸的，因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与纵欲是同样的过失，如英国葛理斯所说，“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细事不足道，但为欲说我的意见何以多与新旧权威相冲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写文章喜简略或隐约其词，而老实人见之或被貽误，近来思想渐就统制，虑能自由读书者将更少矣，特于篇末写此两节，实属破例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记于北平知堂。





关于雷公

在市上买到乡人孙德祖的著作十种，普通称之为《寄龛全集》，其实都是光绪年间随刻随印，并没有什么总目和名称。三种是在湖州做教官时的文牍课艺，三种是诗文词，其他是笔记，即《寄龛甲志》至《丁志》各四卷，共十六卷，这是我觉得最有兴趣的一部分。寄龛的文章颇多“规模史汉及六朝骈俪之作”，我也本不大了解，但薛福成给他作序，可惜他不能默究桐城诸老的义法，不然就将写得更好，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过我比诗文更看重笔记，因为这里边可看的東西稍多，而且我所搜的同乡著作中笔记这一类实在也很少。清朝的我只有俞蛟的《梦厂杂著》，汪鼎的《雨韭庵笔记》，汪琰的《松烟小录》与《旅谭》，施山的《姜露庵笔记》等，这寄龛甲乙丙丁志要算分量顶多的了。但是我读笔记之后总是不满意，这回也不能是例外。我最怕讲逆妇变猪或雷击不孝子的记事，这并不因为我是赞许忤逆，我感觉这种文章恶劣无聊，意思更是

卑陋，无足取耳。冥报之说大抵如他们所说以补王法之不及，政治腐败，福淫祸善，乃以生前死后弥缝之，此其一，而文人心地褊窄，见不惬意者即欲正两观之诛，或为法所不问，亦其力所不及，则以阴谴处之，聊以快意，此又其二。所求于读书人者，直谅多闻，乃能立说著书，启示后人，今若此岂能望其为我们的益友乎。我读前人笔记，见多记这种事，不大喜欢，就只能拿来当作文章的资料，多有不敬的地方，实亦是不得已也。

寄龛甲乙丙丁志中讲阴谴的地方颇多，与普通笔记无大区别，其最特别的是关于雷的纪事及说明。如《甲志》卷二有二则云：

“庚午六月雷击岑墟鲁氏妇毙，何家淩何氏女也，性柔顺，舅姑极怜之，时方孕，与小姑坐厨下，小姑觉是屋热不可耐，趋他室取凉，才逾户限，霹雳下而妇殛矣。皆曰，宿业也。或疑其所孕有异。既而知其幼丧母，其叔母抚之至长，已而叔父母相继歿，遗子女各一，是尝赞其父收叔田产而虐其子女至死者也。皆曰，是宜殛。”

“顺天李小亭言，城子峪某甲事后母以孝闻，亦好行善事，中年家益裕，有子矣，忽为雷殛。皆以为雷误击。一邻叟慨然曰，雷岂有误哉，此事舍余无知之者，今不须复秘矣。”据叟所述则某甲少时曾以计推后母所生的幼弟入井中，故雷殛之于三十年后，又申明其理由云：“所以至今日而后殛之者，或其祖若父不应绝嗣，俟其有子欤，雷岂有误哉。于是众疑始释，同声称天道不爽。”又《乙志》卷二有类似的话，虽然不是雷

打：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钱塘潮八月十八日临安民俗大半出观。绍兴十年秋，……潮至汹涌异常，桥坏压溺死数百人，既而死者家来号泣收敛，道路指言其人尽平日不逞辈也。同治中甬江浮桥亦观此变。桥以铁索连巨舶为之，维系巩固，往来者日千万人，视犹庄逵焉。其年四月望郡人赛五都神会，赴江东当过桥，行人及止桥上观者不啻千余，桥忽中断，巨舶或漂失或倾覆，死者强半。……徐柳泉师为余言，是为夷粤燹后一小劫，幸免刀兵而卒罹此厄，虽未遍识其人，然所知中称自好者固未有与焉。印之潜氏所记，可知天道不爽。”又《丙志》卷二记钱西箴述广州风灾火灾，其第二则有云：

“学使署有韩文公祠，在仪门之外，大门之内，岁以六月演剧祠中。道光中剧场灾，死者数千人。得脱者仅三人，其一为优伶，方戴面具跳魁罡，从面具眼孔中窥见满场坐客皆有铁索连锁其足，知必有大变，因托疾而出。一为妓女，正坐对起火处，遥见板隙火光荧然，思避之而坐最上层，纡回而下恐不及，近坐有捷径隔阑干不可越，适有卖瓜子者在阑外，急呼之，告以腹痛欲绝，倩负之归，谢不能，则卸一金腕阑界之曰，以买余命，隔阑飞上其肩，促其疾奔而出，卖瓜子者亦因之得脱。”孙君又论之曰：

“三人之得脱乃倡优居其二，以优人所见铁索连锁，如冥冥中必有主之者，岂数千人者皆有夙业故繫之使不得去欤。优既不在此数，遂使之窥见此异，而坐下火光亦独一不在此数之妓女见之，又适有不在此数之卖瓜子者引缘而同出于难。异

哉。然之三人者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有知之者云卖瓜子者事孀母孝，则余二人虽贱其必有大善亦可以类推而知。”

我不惮烦地抄录这些话，是很有理由的，因为这可以算是代表的阴谴说也。这里所说不但是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而且天道不爽，雷或是火风都是决无误的，所以死者一定是该死，即使当初大家看他 是好人，死后也总必发见什么隐恶，证明是宜殛，翻过来说，不死者也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必有大善无疑。这种歪曲的论法全无非是之心，说得迂远一点，这于人心世道实在很有妨害，我很不喜欢低级的报应说的缘故一部分即在于此。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三有一则云：

“人怀不良之心者俗谚辄曰黑心当被雷击，而蚕豆花开时闻雷则不实，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间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谚语非妄，人可不知所惧哉。”尤其说得离奇，这在民俗学上固不失为最为珍奇的一条资料，若是读书人著书立说，将以信今传后，而所言如此，岂不可长太息乎。

阴谴说——我们姑且以雷殛恶人当作代表，何以在笔记书中那么猖獗，这是极重要也极有趣的问题，虽然不容易解决。中国文人当然是儒家，不知什么时候几乎全然沙门教（不是佛教）化了，方士思想的侵入原也早有，但是现今这种情形我想还是近五百年的事，即如《阴鹭文》《感应篇》的发达正在明朝，笔记里也是明清最利害的讲报应，以前总还要好一点。查《太平御览》卷十三雷与霹雳下，自《列女后传》李叔卿事后有《异苑》等数条，说雷声恶人事，《太平广记》卷三九三以下三卷均说雷，其第一条亦是李叔卿事，题云《列女